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)

魏中林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1) / 魏中林 选编. — 广州:
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)

ISBN 7-81029-446-6

I. 中…

II. 魏…

III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古代

IV. I242.7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5 字数: 7.6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0 册

全卷 28 本 总定价: 112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宋定伯捉鬼·····	曹 丕 (1)
干将莫邪·····	干 宝 (2)
离魂记·····	陈玄祐 (4)
柳毅传·····	李朝威 (7)
霍小玉传 ·····	蒋 防 (20)
南柯太守传 ·····	李公佐 (29)
李娃传 ·····	白行简 (40)
莺莺传 ·····	元 稹 (51)
碾玉观音 (上) ·····	佚 名 (60)
碾玉观音 (下) ·····	佚 名 (66)
错斩崔宁 ·····	佚 名 (73)
快嘴李翠莲 ·····	佚 名 (89)

宋定伯捉鬼

曹 丕

南阳^①宋定伯年少时，夜行逢鬼，问曰：“谁？”鬼曰：“鬼也。”鬼曰：“汝复谁？”定伯诳之，言：“我亦鬼。”鬼问：“欲至何所？”答曰：“欲至宛^②市^③。”鬼言：“我亦欲至宛市。”遂行。

数里，鬼言：“步行太亟^④，可共递^⑤相担^⑥也。”定伯曰：“大善！”鬼便先担定伯。数里，鬼言：“卿^⑦太重，将非鬼也？”定伯言：“我新鬼，故身重耳。”定伯因复担鬼，鬼略无重。如是再三。定伯复言：“我新死，不知鬼悉何所畏忌？”鬼答言：“唯不喜人唾^⑧。”于是共行。

道遇水，定伯令鬼先渡，听之，了无^⑨声音。定伯自渡，漕漕^⑩作声。鬼复言：“何以作声？”定伯曰：“新死不习渡水故耳，勿怪吾也。”

行欲至宛市，定伯便担鬼着肩上，急持之。鬼大呼，声咋咋然^⑪，索^⑫下。不复听之。径至宛市中下，着地化为一羊，便卖之。恐其变化，唾之。得钱千五百，乃去。

[注 释]

①南阳：郡名，今河南南阳市。 ②宛：南阳。 ③市：市集。

④亟：疲乏。 ⑤递：轮流替换。 ⑥担：肩扛。 ⑦卿：你。

⑧唾：吐唾沫。 ⑨了无：一点也没有。 ⑩漕漕（cuì）：形容渡水的声音。 ⑪咋（zhà 乍）咋然：形容声音很大的样子。 ⑫索：要求。

[简 评]

曹丕（187—226），字子桓，沛国谯（今安徽亳县）人。曹操次子。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，代汉称帝，国号魏。著名文学家，其《典论·论文》标志了文学自觉的时代。相传所作《列异传》今已散佚。鲁迅《古小说钩沉》辑得五十篇，本篇即其中之一。

本篇写鬼乃意在向世人表明，鬼并不可怕。只要人们象宋定伯那样，运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，完全可以战胜它。实际上，作品通过虚设的“鬼”，意在歌颂人的力量。宋定伯的形象鲜明而突出；夜行遇鬼而不惧，说明他的勇敢；一路上，与鬼巧妙周旋、敷衍，刻划了他的智慧，由此表现了人的主体力量。

干将莫邪

干 宝

楚干将、莫邪^①为楚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欲杀之。剑有雌雄。其妻重身^②当产，夫语妻曰：“吾为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往必杀我。汝若生子是男，大，告之曰：

‘出户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剑在其背。’”于是即将^③雌剑往见楚王。王大怒，使相^④之。剑有二，一雄一雌，雌来雄不来。王怒，即杀之。

莫邪子名赤比，后壮，乃问其母曰：“吾父所在？”母曰：“汝父为楚王作剑，三年乃成，王怒，杀之。去时嘱我语汝：‘出户望南山，松生石上，剑在其背。’”子出户南望，不见有山，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^⑤之上。即以斧破其背，得剑，日夜思欲报^⑥楚王。

王梦见一儿，眉间广尺^⑦，言欲报仇。王即购^⑧之千金。儿闻之，亡去^⑨，入山行歌。客有逢者，谓：“子年少，何哭之甚悲耶？”曰：“吾干将、莫邪子也，楚王杀吾父，吾欲报之。”客曰：“闻王购子头千金，将子头与剑来，为子报之。”儿曰：“幸甚！”即自刎，两手捧头及剑奉之，立僵^⑩。客曰：“不负子也。”于是尸乃仆^⑪。

客持头往见楚王，王大喜。客曰：“此乃勇士头也，当于汤镬^⑫煮之。”王如其言煮头，三日三夕不烂。头蹶^⑬出汤中，瞋目^⑭大怒。客曰：“此儿头不烂，愿王自往临视^⑮之，是必烂也。”王即临之。客以剑拟^⑯王，王头随堕汤中，客亦自拟己头，头复堕汤中。三首俱烂，不可识别，乃分其汤肉葬之，故通名三王墓。今在汝南^⑰北宜春县^⑱界。

[注 释]

①干将、莫邪：铸剑者夫妻二人的名字。 ②重身：怀孕。 ③将：携带。 ④相：察看。 ⑤石低：指柱下石。 ⑥报：报仇。 ⑦眉间广尺：两眉之间有一尺的距离。 ⑧购：悬赏通缉。 ⑨亡去：逃走。 ⑩立僵：尸体发僵，直立不倒。 ⑪仆：向前跌倒。

⑫鑊：锅。 ⑬蹕（zhuó 渎）：跳。 ⑭瞋（chēn 嗔）目：睁大眼睛瞪人。 ⑮临视：走到锅前去观看。 ⑯拟：瞄准。 ⑰汝南：郡名，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。 ⑱北宜春县：今河南汝南县西南六十里。

[简 评]

干宝（生卒不详），字令升，晋代新蔡（今河南新蔡县）人。以学问被召为著作郎，赐爵关内侯。著有《晋纪》二十卷，有“良史”之誉。他搜集“古今神祇灵异、人物变化”的故事，写成《搜神记》一书，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。本篇即其中著名代表之一。

作品通过干将、莫邪为楚王铸剑的故事，表现了复仇的主题。它以神话传说的形式，揭露了以楚王为代表的统治者的残暴和罪恶。干将、莫邪为楚王所杀，其子终为复仇，由此歌颂了人民不屈的反抗精神，并显示了当时人民群众向压迫者复仇的强烈愿望。复仇的主题成为贯穿全篇的发展线索，使情节曲折而富有波澜，传奇色彩使之有较强的故事性。人物形象与场面描写细致、生动。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。

离魂记

陈玄祐^①

天授^②三年，清河张镒^③，因官家于衡州^④。性简静，

寡知友。无子，有女二人。其长早亡；幼女倩娘，端妍绝伦^⑤。镒外甥太原^⑥王宙，幼聪悟，美容范。镒常器重，每曰：“他时当以倩娘妻之^⑦。”后各长成。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^⑧，家人莫知其状。后有宾寮之选者^⑨求之，镒许焉。女闻而郁抑；宙亦深恚恨^⑩。托以当调^⑪，请赴京，止之不可，遂厚遣之。宙阴^⑫恨悲恻，决别上船。

日暮，至山郭数里。夜方半，宙不寐，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，须臾至船。问之，乃倩娘徒行跣足^⑬而至。宙惊喜发狂，执手问其从来^⑭。泣曰：“君厚意如此，寢梦相感。今将夺^⑮我此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^⑯，思将杀身奉报，是以亡命来奔^⑰。”宙非意所望^⑱，欣跃特甚。遂匿倩娘于船，连夜遁^⑲去。倍道兼行^⑳，数月至蜀。凡五年，生两子，与镒绝信。其妻常思父母，涕泣言曰：“吾曩日不能相负^㉑，弃大义而来奔君。向今五年，恩慈间阻^㉒。覆载之下^㉓，胡^㉔颜独存也。”宙哀之，曰：“将归，无苦。”遂俱归衡州。

既至，宙独身先至镒家，首谢^㉕其事。镒曰：“倩娘病在闺中数年，何其诡说^㉖也！”宙曰：“见^㉗在舟中！”镒大惊，促^㉘使人验之。果见倩娘在船中，颜色怡畅，讯使者^㉙曰：“大人安否？”家人异之，疾走报镒。室中女闻喜而起，饰妆更衣，笑而不语，出与相迎，翕然^㉚而合为一体，其衣裳皆重。其家以事不正，秘之。惟亲戚间有潜知^㉛之者。

后四十年间，夫妻皆丧。二男并孝廉擢第^㉜，至丞、尉^㉝。

玄祐少常闻此说，而多异同，或谓其虚。大历^㉞末，遇茱茷^㉟县令张仲规，因备述其本末。镒则仲规堂叔祖，而说极备悉^㊱，故记之。

[注释]

①陈玄祐：唐代宗时人，事迹无可考。 ②天授：唐武后则天皇帝的年号。（公元690至691年） ③张镒（yì）：人名。 ④官：作官。家：安家。衡州，也称衡阳郡，约在现在的湖南衡山、常宁、耒阳间的湘水流域，州治在今衡阳县。 ⑤端妍（yán）绝伦：端庄美丽，世上无比。妍，美；绝伦，特异，超过一般。 ⑥太原：唐代府名，当时的北都，也称并州，约为现在山西阳曲以南、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，州治在今太原市。 ⑦妻之：嫁给你为妻。妻，作动词用。 ⑧私：暗自，私下。感想：想念。寤寐（wù mèi）：日夜。寤，醒时；寐，睡时。 ⑨宾寮之选者：将赴吏部选官的人。宾寮，幕僚，指地方军政大吏幕府中参谋、书记之类的僚属；之：往，赴；选，指选部，即吏部。 ⑩恚（huì）恨：怨恨，愤怒。 ⑪托以当调：推托说应该调任官职。 ⑫阴：暗中。 ⑬徒行：徒步行走。跣（xiǎn）足：赤脚，光着脚。 ⑭从来：从何处来。 ⑮夺：强迫人改变自己的想法、做法叫夺。 ⑯不易：不改变。 ⑰亡命来奔：逃出来和你私自成婚。亡命，逃亡；奔，封建时代女子超越礼教私自投奔男方成婚，称为“奔”。 ⑱非意所望：意思是自己所不敢期望的事，出乎意外的实现了。非意：出乎意料之外。 ⑲遁（dùn）：逃。 ⑳倍道兼行：速度加倍地赶路。 ㉑曩（nāng）日：从前。相负：辜负你。 ㉒恩慈间（jiàn）阻：和父母的关系断绝了。恩慈，指父母。 ㉓覆载之下：意思是活在天地之间。覆载，天覆地载，即指天地之间。 ㉔胡：何，什么。 ㉕谢：谢罪。 ㉖诡说：胡说。 ㉗见：同“现”字。 ㉘促：急忙。 ㉙使者：指张镒派来的人。 ㉚翕（xì）然：合得很快的样子。 ㉛间（jiàn）有：偶有。潜知：暗中听说。 ㉜孝廉擢第：州郡推荐，考取了明经或进士。 ㉝至丞、尉：官作到县丞、县尉。县丞，是辅佐县令处理政务的官；尉，专管维持治安、缉拿强盗的官。 ㉞大历：唐代宗年号。 ㉟莱芜：现在山东

省莱芜县。 ⑤备悉：完备详尽。

[简 评]

陈玄祐，唐代宗大历时人，生平事迹不详。

作品通过张倩娘与表兄王宙从小相爱，但以后为倩娘父张鎰所阻致使倩娘抑郁成疾，离魂与王宙私奔事，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，歌颂了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。作者使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爱情在超现实中实现，形成作品艺术上的浪漫色彩，并成为对后世小说、戏曲影响深远的一种模式。张倩娘的离魂深刻地表现了青年女子对爱情的执着追求，具有美好而感人的精神力量。离魂而又再生，使作品的情节丰富、曲折。而灵魂和躯体相会，“翕然而合为一体，其衣裳皆重”的细节描绘，又使超自然的虚构显示出真实感。全篇简洁、明快又不乏必要的渲染。

柳 毅 传

李朝威^①

仪凤^②中，有儒生柳毅者，应举下第^③，将还湘滨^④。念乡人有客于涇阳^⑤者，遂往告别。至六七里，鸟起马惊，疾逸道左^⑥；又六七里，乃止。见有妇人，牧羊于道畔。毅怪视之，乃殊色^⑦也。然而蛾脸不舒^⑧，巾袖无光，凝听翔立^⑨，若有所伺^⑩。毅诘之曰：“子何苦而自辱如是？”妇始

楚^①而谢，终泣而对曰：“贱妾不幸，今日见辱问于长者^②，然而恨贯肌骨，亦何能愧避，幸一闻焉。妾，洞庭龙君小女也。父母配嫁泾川^③次子，而夫婿乐逸，为婢仆所惑，日以厌薄^④。既而将诉于舅姑^⑤，舅姑爱其子，不能御^⑥。迨^⑦诉频切，又得罪舅姑。舅姑毁黜^⑧以至此。”言讫，歔歔流涕，悲不自胜^⑨。又曰：“洞庭于兹^⑩，相远不知其几多也？长天茫茫，信耗^⑪莫通。心目断尽，无所知哀。闻君将还吴^⑫，密通洞庭。或以尺书^⑬，寄托侍者^⑭，未卜^⑮将以为可乎？”毅曰：“吾义夫也。闻子之说，气血俱动，恨无毛羽，不能奋飞。是何可否之谓乎^⑯！然而洞庭，深水也。吾行尘间^⑰，宁可致意邪？唯恐道途显晦^⑱，不相通达，致负诚托，又乖恳愿^⑲。子有何术，可导我邪？”女悲泣且谢，曰：“负载珍重^⑳，不复言矣。脱^㉑获回耗，虽死必谢。君不许，何敢言；既许而问，则洞庭之与京邑，不足为异也。”毅请闻之。女曰：“洞庭之阴^㉒，有大桔树焉，乡人谓之‘社桔’^㉓。君当解去兹带，束以他物，然后叩树三发，当有应者。因而随之，无有碍矣。幸君子书叙之外，悉以心诚之话倚托，千万无渝^㉔！”毅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女遂于襦^㉕间解书，再拜以进，东望愁泣，若不自胜。毅深为之戚。乃置书囊中，因复问曰：“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岂宰杀乎？”女曰：“非羊也，雨工也。”“何为雨工？”曰：“雷霆之类也。”毅顾视之，则皆矫顾怒步^㉖，饮龕^㉗甚异；而大小毛角，则无别羊焉。毅又曰：“吾为使者，他日归洞庭，幸勿相避。”女曰：“宁止不避，当如亲戚耳。”语竟，引别东去。不数十步，回望女与羊，俱无所见矣。

其夕，至邑而别其友。月余，到乡。还家，乃访于洞

庭。洞庭之阴，果有社桔。遂易带^⑧向树，三击而止。俄有武夫出于波间，再拜请曰：“贵客将自何所至也？”毅不告其实，曰：“走谒大王耳。”武夫揭水^⑨指路，引毅以进。谓毅曰：“当闭目，数息^⑩可达矣。”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宫。始见台阁相向，门户千万，奇草珍木，无所不有。夫乃止毅，停于大室之隅，曰：“客当居此以伺焉。”毅曰：“此何所也？”夫曰：“此灵虚殿也。”谛视^⑪之，则人间珍宝，毕尽于此：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床以珊瑚，帘以水精^⑫，雕琉璃于翠楣，饰琥珀于虹栋。奇秀深杳，不可殚^⑬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谓夫曰：“洞庭君安在哉？”曰：“吾君方幸^⑭玄珠阁，与太阳道士讲《火经》，少选^⑮当毕。”毅曰：“何谓《火经》？”夫曰：“吾君，龙也。龙以水为神，举一滴可包陵谷。道士，乃人也。人以火为神圣，发一灯可燎阿房^⑯。然而灵用不同，玄化^⑰各异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，吾君邀以听焉。”语毕而宫门辟。景从云合^⑱，而见一人，披紫衣，执青玉。夫跃曰：“此吾君也！”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问曰：“岂非人间之人乎？”毅对曰：“然。”毅遂设拜，君亦拜，命坐于灵虚之下。谓毅曰：“水府幽深，寡人暗昧，夫子不远千里，将有何为乎？”毅曰：“毅，大王之乡人也。长于楚^⑲，游学于秦。昨不第，闲驱泾水之滨^⑳，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，风鬟雨鬓，所不忍视。毅因诘之。谓毅曰：‘为夫婿所薄，舅姑不念，以至于此。’悲泗淋漓，诚怛^㉑人心。遂托书于毅。毅许之，今以至此。”因取书进之。洞庭君览毕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“老父之罪，不能鉴听，坐贻聋瞽^㉒，使闺窗孺弱，远罹构害^㉓。公，乃陌上人^㉔也，而能急之。幸被^㉕齿发，何敢负德！”词毕，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时有

宦人密侍君者，君以书授之，令达宫中。须臾，宫中皆恸哭。君惊，谓左右曰：“疾告宫中，无使有声，恐钱塘所知。”毅曰：“钱塘，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寡人之爱弟。昔为钱塘长，今则致政^⑤矣。”毅曰：“何故不使知？”曰：“以其勇过人耳。昔尧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与天将失意^⑥，塞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，遂宽其同气^⑦之罪。然犹縻系^⑧于此，故钱塘之人，日日候焉。”语未毕，而大声忽发，天拆地裂，宫殿摆簸，云烟沸涌。俄有赤龙长千余尺，电目血舌，朱鳞火鬣^⑨，项掣金锁，锁牵玉柱，千雷万霆，激绕其身，霰^⑩雪雨雹，一时皆下。乃擘^⑪青天而飞去。毅恐蹶仆地。君亲起持之曰：“无惧。固无害。”毅良久稍安，乃获自定。因告辞曰：“愿得生归，以避复来。”君曰：“必不如此。其去则然，其来则不然。幸为少尽缁绁^⑫。”因命酌互举，以款人事。俄而祥风庆云，融融怡怡，幢节^⑬玲珑，箫韶^⑭以随。红妆千万，笑语熙熙^⑮，中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珰^⑯满身，绡縠参差^⑰。迫而视之，乃前寄辞者。然若喜若悲，零泪如丝。须臾，红烟蔽其左，紫气舒其右，香气环旋，入于宫中。君笑谓毅曰：“泾水之囚人至矣。”君乃辞归宫中。须臾，又闻怨苦，久而不已。有顷，君复出，与毅饮食。又有一人，披紫裳，执青玉，貌耸神溢，立于君左。君谓毅曰：“此钱塘也。”毅起，趋拜之。钱塘亦尽礼相接，谓毅曰：“女侄不幸，为顽童所辱。赖明君子信义照彰，致达远冤；不然者，是为涇陵之土^⑱矣。饗^⑲德怀恩，词不悉心。”毅执^⑳退辞谢，俯仰唯唯。然后回告兄曰：“向者辰^㉑发灵虚，巳^㉒至涇阳，午^㉓战于彼，未^㉔还于此。中间驰至九天，以告上帝。帝知其冤，而宥^㉕其失，

前所谴责，因而获免。然而刚肠激发，不遑^⑦辞候，惊扰宫中，复忤^⑧宾客。愧惕惭惧，不知所失。”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“所杀几何？”曰：“六十万。”“伤稼乎？”曰：“八百里。”“无情郎安在？”曰：“食之矣。”君怆然曰：“顽童之为是心也，诚不可忍。然汝亦太草草^⑨。赖上帝显圣，谅其至冤。不然者，吾何辞焉。从此已去，勿复如是。”钱塘复再拜。是夕，遂宿毅于凝光殿。

明日，又宴毅于凝碧宫。会友戚，张广乐^⑩，具以醪醴^⑪，罗以甘洁^⑫。初，笳角鼙鼓^⑬，旌旗剑戟，舞万夫^⑭于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：“此《钱塘破阵乐》^⑮。”旌铙杰气，顾骤悍栗，坐客视之，毛发皆竖。复有金石丝竹^⑯，罗绮珠翠，舞千女于其左。中有一女前进曰：“此《贵主还宫乐》。”清音宛转，如诉如慕，坐客听之，不觉泪下。二舞既毕，龙君大悦，锡^⑰以纨绮，颁^⑱于舞人。然后密席贯^⑲坐，纵酒极娱。酒酣，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：“大天苍苍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。狐神鼠圣^⑳兮，薄社^㉑依墙。雷霆一发兮，其孰敢当！荷贞人^㉒兮信义长，令骨肉兮还故乡。齐言惭愧兮何时忘！”洞庭君歌罢，钱塘君再拜而歌曰：“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途。此不当妇兮，彼不当夫。腹心^㉓辛苦兮，泾水之隅。风霜满鬓兮，雨雪罗襦。赖明公兮引素书，令骨肉兮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无时无。”钱塘君歌阙^㉔，洞庭君俱起，奉觞于毅。毅踟躇^㉕而受爵，饮讫，复以二觞奉二君。乃歌曰：“碧云悠悠兮，泾水东流。伤美人兮，雨泣花愁。尺书远达兮，以解君忧。哀冤果雪兮，还处其休^㉖。荷和雅兮感甘羞^㉗。山家^㉘寂寞兮难久留。欲将辞去兮悲绸缪^㉙。”歌罢，皆呼万岁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贮以

开水犀^⑩；钱塘君复出红珀盘，贮以照夜玳^⑪；皆起进毅。毅辞谢而受。然后宫中之人，咸以綃彩珠璧，投于毅侧，重叠焕赫，须臾埋没前后。毅笑语四顾，愧揖不暇。泊酒阑^⑫欢极，毅辞起，复宿于凝光殿。

翌日，又宴毅于清光阁。钱塘因酒作色^⑬，踞谓毅曰：“不闻猛石^⑭可裂不可卷，义士可杀不可羞邪？愚有衷曲，欲一陈于公。如可，则俱在云霄；如不可，则皆夷^⑮粪壤。足下以为何如哉？”毅曰：“请闻之。”钱塘曰：“泾阳之妻，则洞庭君之爱女也。淑性茂质，为九姻^⑯所重。不幸见辱于匪人^⑰。今则绝矣。将欲求托高义^⑱，世为亲戚。使受恩者知其所归^⑲，怀爱者知其所付，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？”毅肃然而作^⑳，歔^㉑然而笑曰：“诚不知钱塘君孱困^㉒如是！毅始闻跨九州，怀五岳，泄其愤怒；复见断金锁，掣玉柱，赴其急难；毅以为刚决明直，无如君者。盖犯之者不避其死，感之者不爱其生，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箫管方洽^㉓，亲宾正和，不顾其道，以威加人？岂仆之素望哉！若遇公于洪波之中，玄山之间，鼓^㉔以鳞须，被^㉕以云雨，将迫毅以死，毅则以禽兽视之，亦何恨哉！今体被衣冠，坐谈礼义，尽五常^㉖之志性，负百行之微旨^㉗，虽人世贤杰，有不如者，况江河灵类乎？而欲以蠢然之躯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气，将迫于人，岂近直^㉘哉！且毅之质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，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胜王不道之气。惟王筹^㉙之！”钱塘乃逡巡^㉚致谢曰：“寡人生长宫房，不闻正论。向者词述疏狂，妄突高明^㉛。退自循顾，戾^㉜不容责。幸君子不为此乖间^㉝可也。”其夕，复欢宴，其乐如旧。毅与钱塘，遂为知心友。

明日，毅辞归。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。男女仆妾

等，悉出预会。夫人泣谓毅曰：“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展愧戴，遂至睽别^⑨。”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。夫人又曰：“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？”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，然当此席，殊有叹恨之色。宴罢，辞别，满宫凄然。赠遗珍宝，怪不可述。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，见从者十余人，担囊以随，至其家而辞去。

毅因适广陵宝肆^⑩，鬻^⑪其所得；百未发一，财已盈兆^⑫。故淮右^⑬富族，咸以为莫如。遂娶于张氏，亡。又娶韩氏，数月。韩氏又亡。徙家金陵^⑭。常以鰥^⑮多感，或谋新匹。有媒氏告之曰：“有卢氏女，范阳人也。父名曰浩，尝为清流宰^⑯。晚岁好道，独游云泉，今则不知所在矣。母曰郑氏。前年适^⑰清河张氏，不幸而张夫早亡。母怜其少，惜其慧美，欲择德以配焉。不识何如？”毅乃卜日就礼^⑱。既而男女二姓，俱为豪族，法用礼物，尽其丰盛。金陵之士，莫不健仰。居月余，毅因晚入户，视其妻，深觉类于龙女，而逸艳丰厚，则又过之。因与话昔事。妻谓毅曰：“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？”经岁余，有一子。毅益重之。既产，逾月，乃秣饰换服，召毅于帘室^⑲之间，笑谓毅曰：“君不忆余之于昔也？”毅曰：“夙^⑳非姻好，何以为忆？”妻曰：“余即洞庭君之女也。泾川之冤，君使得白，衔^㉑君之恩，誓心求报。洎^㉒钱塘季父^㉓论亲不从，遂至睽违^㉔，天各一方，不能相问。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^㉕某。遂闭户剪发，以明无意。虽为君子弃绝，分^㉖无见期；而当初之心，死不自替^㉗。他日父母怜其志，复欲驰白于君子。值君子累娶，当^㉘娶于张，已而又娶于韩。迨^㉙张、韩继卒，君卜居^㉚于兹，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。今日获奉君子，咸善终